

戏剧 电影剧本

· 大马戏团
· 夜店
· 伐竹记
· 西门豹
· 列御寇
· 历史无情
· 洋场狼群

师陀全集 7



刘增杰
编校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师陀全集. 第四卷. 戏剧卷/师陀著; 刘增杰编校. —开封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81091-138-4

I. 师… II. ①师…②刘…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②戏剧文学-剧本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102860 号

出 版 人: 王刘纯

责任编辑: 谢景和

责任校对: 李顺翔

责任印制: 苗 卉

封面设计: 张 胜

版式设计: 谢景和

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

邮编: 475001

电话: 0378-2864669(事业部)

0378-2825001(营销部)

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E-mail: bangong@hupress.com

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

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36

字 数 518 千字

插 页 4

印 数 1—2500 册

ISBN 7-81091-138-4/I·212

定 价 43.6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目 录

图片(4 帧)

大马戏团(四幕话剧) (1)

夜店(四幕话剧) (117)

 赘言..... (119)

伐竹记(独幕历史喜剧) (227)

 校录后记..... (264)

西门豹(四幕历史话剧) (267)

 后记..... (337)

列御寇(独幕历史喜剧,未刊稿)..... (343)

历史无情(电影剧本,未刊稿) (369)

洋场狼群(电影剧本,未刊手稿) (523)

大马戏团

《大马戏团》为四幕话剧，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8集之一，1948年6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，署名师陀。

人 物

达 子——五十多岁，马戏团团员。

翠 宝——十八岁，跑马走索的。

小 铨——二十四岁，跑马的。

回 回——三十岁，团员。

水蜜桃——二十七岁，女团员。回回的老婆。

银妞儿——十岁，学艺的小女孩。

马腾蛟——三十五岁，马戏团主任。

慕容天锡——五十岁，翠宝之父。

盖三省——通称盖三爷。三十岁、玩老虎的。马腾蛟之妻。

黄大少爷——二十六七岁，世家子。

其他

地 点

内地一个水陆码头，临河，临火车站；骨子是旧的，因为商业关系，表面力趋文明。

第一幕

马戏团下处的一间屋子。原是什么土货庄的敞棚，盖的又大又马糊[虎]，支柱梁架全无掩饰地露在外面。有门通旁边空地——即现在的马戏场；前面用箱子、木板、棚布遮起，以蔽风寒，留下走道通里头院子。戏箱用具放在这里，卖艺的更衣扎绑在这里，从场子上下来，休息喝茶也在这里。因此满屋子只见枪刀、戏装、桌子、椅子、柜子、千斤锁、脚踏车（独轮的，）五光十色，不让旧戏班后台。有几个下级团员，夜间更在这里睡觉，便七拼八凑，拿箱子、桌子当床。箱子白天还可以坐——坐上去方便，人也尽可能为方便摆。墙上挂着个老胡琴——俗称唛唛。

幕开时是上午。马戏场上在练戏，马蹄声，鞭子声，鸾铃声，打外面送进来。达子方在更衣，穿好上将制服，去找束腰带。马蹄声停止，小铄和翠宝进来，满脸是汗。

翠宝中等身材，瓜子脸，长眉大眼，扎两条辫子，相当丰满。一身翠蓝缎子短打，表明有人捧她，自备得起服装。她的身世是个谜。能说明这谜的，只有她父亲慕容天锡。有时她恍惚记得并非风尘中人；原来有家，家在什么地方的山里。可是这些印象早被重叠的码头生活冲淡了，父亲把她当摇钱树，一味地纵容她；可是出了某种范围，又对她软硬兼施。直把她磨得颠三倒四，伏伏贴贴。如此她活到十八岁，江湖流落，教她认识人世的艰苦，仿佛多活十年；而高兴起来，又往往单纯如被糖甜坏的孩子。性子执拗，可算

不上坚定。惟一清醒的是她的天良。有许多苦命女子，她们看不见希望，便本着佛家的仁慈，为自己的未来或来生修福，但愿别人有好结果。她就是这种人。

翠宝（现在她正在兴头上，不免笑逐言〔颜〕开）假使我死咯，小铤，我可不脱生马；就是脱生马，也不卖给咱们马戏班。一个晌午，就没见你停过点。（忽然看见有人）老达！你今个练玩艺？

〔达子在这群被人贱视的可怜虫中，他才真算得上可怜虫。可是三十年前，他也是江湖好汉。不幸纠缠在一场爱情里头，他被摔伤腿，成了瘸子。多亏马老板——现在马主任的父亲，那时讲义气，把他收留下来。于是年复一年，马老板死了，朝代换了；马老板的儿子更改了称呼，在名义上自称“主任”。他无声无臭〔息〕地活着，见天打打杂，把脸剃光，间或凑个节目，无非混口闲饭。地位等于零，平常既无所谓高兴，连话也难得讲。其实压根就没人注意他，谁也不问他的意见，更无须讲。但在无言中，他却真爱这个班子，关心后辈同行。这时他穿着上将制服，正在那里东翻西找。而那制服加在他身上，教你感到滑稽，人这个字简直给侮辱干净了。〕

达子（忧虑地望望两个年青人，慢吞吞的）练。不练怎么行！

〔他们另外有个自己的世界。〕

翠宝（接着向小铤）我眼睁睁瞧着你，你只管不停点地打它。我瞧你能打死它不能？

〔小铤这人高个，宽肩，排扣黑布紧身，红绦束腰，被晒黑的圆脸，浓眉、细眼、雀斑，胡碴子，他说不上漂亮，如果认为有漂亮之处，那就是他的精壮。因为精于马术，他未免骄傲，同时可以看出他朴野，又随时流露江湖人的豪迈。其实他决不豪迈，甚至还多少有点自私——年青教他自顾生活，往往忽略别人。可是也就为年青，他下意识倾向善。他没有自动犯过罪，当然疾恶如仇，以正直自居。假使因为年轻无知，偶然做下不能告人的坏事，良心可要折磨他了。他既没有勇气担当一切错误，也不肯马虎迁延，剩下的不用问，是逃避或毁灭。要了解何以至此，应该追溯他的过去。远在

他懂事以前，双亲遭了谨年，带着他逃荒在外。有一天他爹病了，他妈穷困潦倒，便把他卖给马戏班。他不知道爹妈姓甚名谁，以后又如何下场。马老板教他一身本事，自然也给他留下一身伤疤。现在他成了自由之身。人家说囚犯顶了解自由，那么一个无依无亲的人，自然同样需要温暖。现在就为构成这温暖的美满将来，他摒除一切，满腹心思，热成着了毛的狮子。

小 铨 我没想到。（拿起热水瓶倒上两杯开水，一杯递过去）

翠 宝 （尝尝，又还给他）这水太热。（于是打肋[腋]窝里抽出黄菱汗巾，摇着）想不到你心肠怎么狠。马虽然不会说话，它也一般胎里生胎里养，灵醒[性]着哪。

小 铨 （别有所思）哦。

翠 宝 （转向另一个人，远远的）老达你找什么啦？

达 子 找束腰带。

翠 宝 就是你这套邪气衣裳上的？

达 子 对啦。你瞧见过吗，小铨？

小 铨 我？没瞧见。

达 子 你呢，翠宝？

翠 宝 我也没瞧见。（忽然想起来，一摔汗巾笑了）哈，我爸爸！前天我们爷俩闲聊，他老人家才是个怪物。你们就别想猜得出，他怎么讲马主任来着。

小 铨 噢！

翠 宝 他说呀：你们这个主任，什么马主任？猪主任！羊主任！我跟他父亲是老相好，讲这个话不算过分：凭他那块料子，还一脑门子的想发财——他能发财，普天下像我这样的人，筋还不给饿断哪！？

达 子 （远远的表示了意见）你爸爸是个忙人，翠宝，无事忙，有事也忙。近来他老钉[盯]着姓黄的，好像又看上那位大少爷啦。

翠 宝 （为父亲掩饰）人家向来爱拉拢人，天生的是这个脾气么。

达 子 （不以为然，而又涵蓄地）脾气！哼，他的脾气可多啦！（言不

尽意,接着大声——)回回!回回!……乱七八糟!……(叹口气,向里面院子走去)

〔静会。〕

小 铨 (酝酿着,终于鼓起勇气)翠宝,你爸爸提起姓黄的,不论对谁,老是大少爷长,大少爷短。你就真信得过,他没打算盘?

翠 宝 (只得就自己所知地承认)爸爸也是个可怜人,小铨。你总想不到,他东也给人家打躬,西也向人家作揖,这全为的我们穷啊!

小 铨 (冷笑一声)哼!不错,我们是穷,我们是没有钱!(热情起来,声音越提越高,终至忘记了自己——)我是个穷卖艺的,直到现在,不知道爹妈是谁。我只记得我在一座桥上,一个男人病啦,躺在地上,一个女人在旁边哭。这就是我的爹妈。他们把我撂在那儿,我饿得直号,可是人家来来往往,谁也不理会我们。后来有个老头,给我买个烧饼,我就算卖给了他。这老头就是马主任的爹。那你替我想想,翠宝,我这一辈子,你还知道你是山东人,可是谁知道我是哪儿生的?我的爹妈现在何方何处?他们死了还是活着?

翠 宝 (截住他)小铨,你这是又干么啦!?

小 铨 干么啦!(清醒过来,可是爆发了)我腻透了那个姓黄的,你知道不?他见天来,两只狗眼老钉〔盯〕着你,就像你是块肥肉。我受不了,你知道不?

翠 宝 (现成的)我挡得住他?你受不了,去找他去!

小 铨 (充耳不闻,继续讲下去)他有几个脏钱——他爷爷做过官,给刮来份家业,现在他要照数送出去,送给你爸爸慕容天锡!你当你爸爸是个好人,他可在背后扎下网,等那个愿小子投进来,把你买去,等发疯啦!

翠 宝 (觉得受了侮辱)你骂够没有?我们是生成的贱人,等着教人家买的!这是你送的戒指,给你拿去!

〔他出了冷汗,赶紧捉住她的小手,不让抹下来。〕

- 小 铨 (拙笨地)人家又送你好的啦？
- 翠 宝 (负气)好的多着呢！要你管哪！？
- 小 铨 (自知错了，只有苦笑)翠宝！我，我……多少天来，你就不知道，我心里这个苦呀！……
- 翠 宝 (淤积犹存)我才甜啦！
- 小 铨 我知道，你许兴[兴许]更苦。
- 翠 宝 所以我常常想：哪怕穷也罢，苦也罢，我多眚才能站得住脚，不跑码头啊？
- 小 铨 (正合拍)我也常常想：愿天爷帮个忙。教我走开，吃卖艺饭的气，真受够喽。(趁势引进，亲密地)翠宝，从前你讲过你山东的老家，还有山，你记得吗？
- 翠 宝 我记得。(想起来，小脸发了光)那么大的山，山上还有云彩。可是(又只得付之一叹)那远的很哪！
- 小 铨 还有小麦，还有桃花。你也记得吗？
- 翠 宝 也记得，也记得。桃树长在水边上。可是爸爸说，那是我做梦啊！
- 小 铨 (回到现实)翠宝，你刚才骂我打那匹马，你知道我那会怎么想吗？
- 翠 宝 (疑问地望着他)怎么想？
- 小 铨 我那会想：我要带你到山东去，把你送回老家，教你看看那边的大山，山上的云彩，还有水边上的桃花。
- 翠 宝 你上哪儿去找去？爸爸不肯告诉我实话，山东地面可大啦？
- 小 铨 我那会又觉得，仿佛我正带着你离开这个吃人地方，心想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，倒忘了是教你马术。
- 翠 宝 你想的太远啦，小铨。现在谈这个干什么？咱们就这么着呆下去，天天见面，还不成吗？
- 小 铨 可是你刚才还讲，不要跑码头了哎？
- 翠 宝 (摇摇头)我那是说着玩的。有时候因为看人家大爷的脸子我气不过，可也真想踢开这行饭来着。可是当真教我丢下这些

个朋友，我倒是又舍不得。你想他们待人全那么好，咱们上哪儿找啊。

〔这场面给打断了。

〔又一位上将打马戏场进来。然而制服整齐，帽子上高竖白尾冠缨，比达子年轻得多。他约摸三十岁，和达子相反、是个单纯快活人，爱讲话，爱开玩笑，略带几分油滑。

小 铨 （分明对来人不欢迎，有意让他走开）回回，老达正找你啦。

回 回 （白白眼睛，心里有数）他找我干么？

翠 宝 敢情是寻束腰带。

回 回 寻束腰带找我——我可不是束腰带呀。

小 铨 他的束腰带丢啦，你去帮他找找也行。

回 回 （幸灾乐祸）我呀！朋友，才不管呐！他那个岁数。还丢束腰带，这一下子，乐子可就大喽！

翠 宝 你瞧你，人家急得冒火，你倒来闹着玩儿。待会马主任不骂你，才怪。

回 回 你少担心，翠姑娘。束腰带就是丢在人家床上，随老达自己找去，马主任骂不到我头上来。（终于得了机会）倒是说来着，翠姑娘，我瞧你还是留神自己罢。昨天我凑巧看见你爸爸，那才叫有趣。

翠 宝 你在哪儿看见他？

回 回 那有说的？当然是戏园里啦！你别瞧他人老，心可不老。他教个小娘儿们给迷上，你没瞧见，还直这样（右手在眼睛上搭凉棚）朝人家看呢。

翠 宝 （不信，又实在关心）瞎诌！他一个人？

回 回 可一点不哄你，翠姑娘。我还有现成的证人，不信你问问黄大少爷，他跟他那帮子张龙、李虎全在场。（说顺了嘴）哈！提起你的老捧场黄大少爷，他才是个大傻蛋！别瞧那帮子痞子地头蛇，老盯在他屁股后头，给他好听的，把他捧上天，背后头可又坑他骗他。他们不但吃他的，喝他的，穿他的，连窑子里头

的花账，也得他大少爷掏腰包。可是我还得讲你爸爸。就讲昨天在戏园子里吧。你瞧他那股神：文明棍，墨晶二饼——（歉然一笑）对不起，我说的是眼镜——头仰得怎[恁]么高，简直像个百万富翁。可是我敢保险，他还抵不过我回回，我腰里头总算有两毛钱；他呀，可连个镢子也没！

翠 宝 （给损得汗淋淋的，不禁愤然）哼！听你讲话，真是倒楣[霉]。我瞧你这张嘴，多咎能积点德！

回 回 你别不把我当成真金，翠姑娘。呆会你去问你爸爸，就说我回回讲的，瞧他认不认账？好，咱们不谈这个。（看见对方不理，只得另找对象——）小铄，你在那儿干么？

小 铄 （早腻个透，又是钉子）你管干么！

翠 宝 别理他，小铄！他的嘴又痒，哪会教马主任训他一顿，我才痛快。

回 回 （了不在意）别抬你的马主任喽。马主任，哼！他当他的“马”主任，我打我的鼓，喝我的啤酒，当我的马尼刺海军总司令。

翠 宝 （心犹未甘）海军总司令还打鼓？

回 回 怎么不打？你听，（模仿鼓声，同时怪形怪状，跳水手舞）得儿拉，得儿拉，得儿拉，拉！……

小 铄 （厌极而又无可如何）得啦！别活现眼咯，你的水蜜桃又来揍你来啦！

水蜜桃的声音 （在里面院子里）不疼，不疼，银妞儿好孩子。

〔说着，果然来个女人。

〔因为剧烈的运动，全马戏团，别想找到胖子。惟独她是例外，看上去活像糯米团。她二十七岁，心直、口快、单纯、爱笑，和回回恰是一对。然而多几分傻气，也自然显得忠厚。所至之处，生意盎然，可爱极了。

水蜜桃 （手里牵着个小姑娘，亲切地）来，教我念个咒。（弯腰在孩子头上吹口气）好啦，别哭啦。呆会咱们去坐火车，垮达！垮达！呜呜！……

〔这孩子十岁了，天生一对大眼睛，头上打了五六条小辫，穿一身小红布衣裳。她被弄到马戏团里来不久，算是马腾蛟和盖三省的养女。其实是个小倒霉蛋。一为老想念她那个苦命的亲妈；二为学翻跟斗，叠罗汉、爬梯子、挨鞭子；再加上缺乏营养，直把孩子弄的又黑又瘦，看上去像只有七八岁。这天又受了气，被水蜜桃救下来，一行拿胳膊捂住脸啼哭，一行又直担心后面，瞧着有没有人追。

回 回 怎么啦？又挨打了不是？

水蜜桃（心直嘴快）可不是么！孩子本来乖乖儿的，说捶就捶。横竖是拿钱买的，不是亲骨亲肉，谁心疼她！

回 回 你少给我招点祸，好不好？待会教“她”听见，又是闲气。

翠 宝（发见了帮手）桃儿嫂子，他欺负我，打他的嘴，（谁知绝无影响）

水蜜桃（倔强）我管他闲气苦气！别瞧她盖三省，就让她盖十省，你怕我可不怕，你还有脸讲呢，棍子没打到你身上，你自己不疼。

回 回 得啦，我的好奶奶！你精明着呢，叫二百五不答应，你偏作半吊子。

水蜜桃 就你回回精明。来，照样揍你一顿，试试看？

回 回（故意掂对方的斤两）你敢！

水蜜桃 我敢，瞧我敢不敢？跑的是孙子。

〔两口子如捉迷藏，一个逃，一个放下银妞儿追。

〔银妞儿有好看的，移转注意力，忘记身受的痛楚。

翠 宝（俨然小和事老）桃儿嫂子，你们两口子别闹啦。三爷干么又打银妞儿？

水蜜桃 谁知道她肠子里有几个弯！左右还不是闲的手痒，拿着孩子解闷。（指着银妞儿）你呀，你这辈子罪大去喽！

翠 宝（凄然）咳，三爷也真是的！……

水蜜桃（温和地）孩子，咱们上场子玩去，好吗？待会看翠姑娘跑马。

银妞儿（扭扭身子）我不看跑马，桃儿婶。你带我找我亲妈。

水蜜桃 好，好。找你亲妈。

银妞儿 她在哪儿啦？远不远哪？

水蜜桃 远，远的很，（随便一谄）去找她，得坐火车。待会咱们去坐火车。垮达！垮达！呜……（走到门口）回回，你今个得陪我去买珠花。

回回 别臭美啦罢，乖乖。你瞧你那块料子，还珠花，金花，银花，你配！？

水蜜桃 （怎能不火）我配，配，配！（捋起袖子）你倒告诉我，我怎么不配？哪一点抵不上你？

回回 （已经受过教训）你先别嚷嚷成吗？万一教人家听见，咱们这算干什么的？你就不嫌丑？

水蜜桃 我怕他妈的丑！我丑是丑定啦，丑稳啦，丑绝户啦，专门丑给你回回瞧的。你瞧着不顺眼，人家漂亮的有的是，有本事自己找去！（爽性豁出去）

回回 （只得无条件投降）我算服你，好奶奶，算你厉害。你走罢，陪你去买珠花。

水蜜桃 （再讨个饶头）你得买！

回回 买，买，买。（瞅着老婆走出门，无可如何地）咳！这叫没有办法。生来的倔货，你给她讲好听的，她反而拿蹄子踢你。

翠宝 桃儿嫂子人倒是不错。（一面去喝水）

回回 （苦笑）着，翠姑娘。

小铨 （轻蔑地）哼！你这也是活该！

回回 怎么？教你怎么办？

小铨 你少惹她，行不行？

回回 嘿！（音黑）你别瞧我这个水蜜桃，给谁谁不肯要，我可真舍不得。（自己说的满身舒服）人家说“打是亲，骂是爱，”我们不但越吵越甜，还得吵他个名堂，将来死了，吵到玉皇大帝跟前去的。

达子 （匆匆进来）回回，我的束腰带呢？

回回 (存心调侃)你的束腰带在你腰上。

达子 别跟我捣乱,回回。我昨天挂在那边枪架子上,一定是你拿的。

回回 (故作庄重)这我可得给你宣传宣传,老达:你这么大年纪,还走邪门……束腰带丢啦,不害臊,反而问我来要。你倒仔细想想。是不是你昨天去偷女人,忘到人家床上的?

翠宝 (笑开了)哈!老达,今儿这个人哪!刚才他还做造我爸爸来着呐。

达子 (有意支使开她)你去劝劝三爷去罢,她又生闷气哩。

翠宝 我这就去。(放下茶杯,走两步又想起来,回头叮咛——)小铨,你别走开,回头我还得练马。

小铨 嗯,不走开。

〔翠宝像做了好事(她的心明净的,觉得什么都可爱,都满意),轻轻快快,后影闪进夹道。于是小铨站起身,走过去拿墙上的唿唿。

达子 回回,你再胡说八道,我可要告诉桃儿嫂子,教她骂你。

回回 教我家里骂我,那顶方便。我候你大驾。

达子 我快六十的人,还有工夫跟你逗着玩!别耍无赖啦,赶快来帮我找找。

回回 你老人家早说这个,这不结啦?(爽然站起来)

〔两个[人]开始找。

〔小铨也不管他们斗嘴,只管坐下去调弦。正像一切在恋爱的人,在甜外尝着酸,快乐之外,感到悲哀。于是就呜呜咽咽拉起来,调子是《小寡妇上坟》。

回回 (溜到达子背后。不知道打哪儿摸出的束腰带,用变戏法的手法,悄悄放进他的口袋,自己拽住带子头)哪!这不是。我早说过在你腰里么?

达子 (又好气又好笑。摇指头吓唬[唬]——)你!……(不觉叹口气)我瞧你多眇才长成人?回回,都三十啦,还小孩似的,见天

捣蛋！

回回 你老人家放心。再过三十年，不愁比你老实。

达子 你少贫嘴罢，就这会你家里没损你。（走近箱子，要坐下忽然注意到——）小铨，翠宝找三爷去啦？

小铨 （停下手）是罢。

达子 （坐下去，摸出一包下等香烟）你待会还去练马？

小铨 翠宝有几套欠熟。

达子 你停会再拉，听我告诉你。（把烟点上）

回回 （伸手）给我一根。

小铨 （诧异地瞅着达子）……

达子 （也给小铨一根）你先放下嚙嚙。

〔回回和小铨先后点上烟。〕

达子 （宛若仁厚长者，郑重的）这话你许兴〔兴许〕听不进去，可是我得提醒你，（稍顿）你和翠宝两人……你无须避讳，横竖这会大家全知道啦。你心里打什么主意？究竟怎么办，自己有谱没有？

小铨 （激动得哆嗦）老达，我苦的吃了毒药似的，你干么又搬这个？

达子 （略带讥刺）你的苦处我明白。另外还有一位，简直比毒药还苦，对不对？

小铨 别提这个啦，老达我可真霉透啦！

回回 （低声）你们讲盖三省，是不是？难怪她见天打银扭儿。

达子 （对回回瞪瞪眼。然后庄严地）可是小铨，你总得拿个主意。现在主任幸亏还不知道，为顾全大家，你得走开。你千万别怪，我讲这个话有道理。你们看我这条腿，难道我本来瘸，自来就这么可怜？干咱们这行，自古道：“养老，养小，不养残废。”我怎么残废来着？现在人家把我当打杂的，凑数的，吃闲饭的看，谁还知道三十年前，老达也年轻过？有本钱，玩艺，三句话弄抢〔钱〕（音枪），就动家伙？可是为一个女人我和我的好朋友闹翻，他下毒手把我打刀山上扔下来，自己可自